

禮記集說

十八

蘇子瞻
船
PDG

禮記集說卷十八

歸安鄭元慶述

學記第十八

疏云案鄭目錄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伊川程氏云禮記除中庸大學惟學記最近道 新城鄧氏云學記古成均教學造士之法也曰大學篇深乎曰大學言其道記言其法非法不尊道非法不行 永嘉戴氏云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 納蘭氏云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始教至學不躡等及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與知四者教

之所由興六者教之所由廢而長善救失及善喻繼
志撞鐘攻木記問聽語皆教者之法也察於三者有
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法也篇中言
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游志繼志言
敬業孫業亦何嘗非所教所學之事石梁王氏謂此
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
免於誣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
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註云設小也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
道在方策 疏云此明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爲重

延平周氏云憲與憲章文武之憲同發己之所慮
與己之所憲求人之善與人之良者足以小有聞而
不足以動眾蓋善良者未至於賢且遠也就其賢者
體其遠者足以動眾而未足以化民蓋就賢體遠則
止於成已而已如欲化民成俗則必由學蓋學者一
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新安朱氏
云動眾謂聳動眾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
致大譽遠謂遠方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眾聽使
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故未足以化
民成俗 福寧黃氏云此言明君以務學爲急是就
君身上說蓋教化之原本也故爲學記之首章君子

而無意於化民斯已矣如欲化民成其美俗則將何以哉發慮憲求善良未可也就賢體遠未可也必也由學乎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而已君必務此則始之格致誠正而化民之本以立推之齊治均平而化民之用始行然後民自化俗自成而天下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然則明君以務學爲急顧平天下之要道也人君焉得而不學哉 按學字如此說纔是先儒多作學校講是寬一步不緊切三代而下孜孜學校之君亦豈少哉惟其學校之教不本躬行心得之餘故卒無以致化民成俗之盛耳以此觀之可見此章學字斷從君身上說 納蘭氏云集說以親賢

擇善良則侵下就賢矣不可從

愚按王伯厚以發慮憲爲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其說亦善然不如周氏爲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註云兌當爲說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疏云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慶源輔氏云教學謂在上者教之在下者學之典常也兌命曰此斷章取義建陽蔡氏云始之自學學也終之

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福寧黃氏云此言人

君以教學爲先是就教民上說蓋君旣務學以立其本矣然而教學之制未立則開導誘掖之方未至是化民成俗之道未盡也故其本在務學於身其要在廣教學於天下教若下文離經辨志之類學若下文黨庠序學之類蓋學以定其教之地教以一其學之方是以人無不學而天下皆知道之民猶玉之旣琢而天下皆有有用之器傳說之告高宗曰一念終始常在於學此教學爲先之意也 吳江徐氏云上章言教學之本此章言教學之制 晉江周氏云上由學學字以道言此人不學學字以功言教學學字以地言教學一立便知道如玉之琢而成器矣引兌命只

以終始訓爲先之義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甘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疏云此明教學相益 嚴陵方氏云肴有味惟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惟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惟肴之嘉者爲旨理有善惡惟道之至者爲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爲

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爲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
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自反若
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教
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兌命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
敷兌命亦作敷敷卽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
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教學半之
謂乎 山陰陸氏云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
有教是之謂相長 長樂陳氏云方其學也未嘗不
教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教學半也 福寧黃氏云
集說引劉氏體用之說是傳說本旨與此節上文無
干讀者詳之 烏程韓氏云明教學爲先之意教亦

學內事兩引兌命正自不苟

御製文集云數學半有二說一說自學與教人功居其半一說教者之指授僅示以半其餘必待學者之自悟直解亦主後說注以其近於禪家解悟機鋒而闕之是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疏云此與下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並明入學年歲之差案書傳說大夫士七十致仕歸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謂家有塾也庠序皆

學名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
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
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長樂陳氏云董氏言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則家塾黨
庠術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大學而
教於國也以義求之塾者熟也言習熟乎洒埽應對
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
而成之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學者本天人
之道而覺之 山陰陸氏云孟子設爲庠序學校以
教之而不分所在之地蓋此數學鄉遂中通有也術
之爲言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爲遂非也蓋

記此者言古之教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內則家有塾於黨則有庠以待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待其行者以明先王之教人其大略如此非以盡天下之學而已也

熊氏朋來云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徑術卽周禮遂上有徑初不以爲聲之誤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詛楚文遂取我邊城遂字書作述術从行述从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三年興甿必有學周禮黨正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鄉遂

對說二十五家之間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
德清胡氏云鄉飲酒義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鄭注
庠鄉學也州黨曰序而此曰黨有庠者蓋鄉大夫所
治之黨庠於是乎設故亦得曰黨有庠其實乃一鄉
之庠非此黨之所得而私也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
射於州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故有謂此文當作州有序者然果係州字不應在黨
之下記者之意蓋錯舉鄉遂之學名以明庠序之徧
設鄉以庠爲大故畧序而不言遂降於鄉一等所設
惟序故以序屬遂每鄉一庠五序遂無庠六遂凡六
序學校之制詳於郊而畧於野大率如此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註云比年每歲也中猶間也 疏云記舊記之言蛾子小虫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坭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 長樂陳氏云學者由積而成自小而至大教者因年而視自一而至九皆中年以考校之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友則可以適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者也必四進而後視之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尙何俟於視
爲哉化民易俗始也化民成俗終也近者說服遠者
懷之教也近者說遠者來政也 慶源輔氏云離經
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其意者也故教學
以離經爲先 新安朱氏云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
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
致志以事其業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博習者
積累精專親師者道同德合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
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知類通達聞
一知十能觸類而通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
移也 東萊呂氏云離經辨志謂浹意義敬業不敢

輕易五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
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
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嚴陵方氏云強立而不反以
能強立故不反也自取友以上固足以爲成矣然或
立之不強有時而反必待強立而不反然後足以爲
大成也 福寧黃氏云吳臨川謂小成以上皆小學
時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竊謂不然夫知類
通達大學知至之事也強立不反大學身修之事也
孔子至聖且曰三十而立孟子大賢且曰四十不動
心今以十五入大學之次年則是十六歲也古人二
十而冠方祝之棄而幼志安有年纔十六而遽責以

聖賢事功乎亦誣之甚矣竊意此等考校俱是大學事蓋比年入學學字只承國有學學字來是十五年入大學至九年有二十三歲攷其知行理亦庶幾且下文明言此大學之道也況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云考其辨志正其時也或曰十五始考離經可乎愚以義理淵微開卷有能成句亦甚不易豈八歲始入小學者所能且如今世以學而成句者到老亦有之要之還是學字句絕而時習之纔是十五考此未爲遲也集說云考其藝之進否愚意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先六德次六行又次六藝故自離經以至強立無非考其德行之事豈獨藝焉而已此注家一

字之失爲累甚多讀者詳之 烏程姚氏云離經等

句雖各分截而實相聯屬蓋經卽是業業而不舍卽是習習而不已卽是學非二也曰離曰敬曰博曰論隨其所事而序言之辨志方知趣味而樂羣樂羣方親明師而就正又取良友以廣益亦非二也曰辨曰樂曰親曰取亦隨其所進而序言之離經辨志以至論學取友通是學朱子曰這幾句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似未當化民易俗近悅而遠懷此方是明德親民之究竟故云大學之道 松陵趙氏云試看家塾黨庠處處有學一年九年時時有教正見無人不可學而化民易俗端必由此夫然後字不可快

說近悅悅箇甚麼遠懷懷箇甚麼要想家塾黨庠中
實落有一段精神鼓動處大學之道句正與其必由
學乎句相呼應絕有遠神時字宜玩須與終始念典
有關

愚按漢隸分韻有陳球後碑釋文謂漢人隸法
有省文如爵之爲尉鶴之爲雀是也經傳多書
蟻作蛾戴記蛾子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黃
帝紀鳥獸虫蛾元帝紀白蛾羣飛長楊賦扶服
蛾伏皆讀蛾爲蟻隸釋仲秋下旬碑有蛾附之
句此云蜂聚蛾動亦蟻省也據此則蛾當爲蟻
字之省鄭注蛾子爲蚍蜉之子山陰陸氏謂蛾

當如字讀蛾之子蠶蝎爾俄而生俄而死俱不知其故者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疏云此明天子諸侯教學凡有七種夏楚二木名學者不勤其學則以此撲撻之禘祭在夏天子諸侯視學必在禘祭之後禘必先卜故連言之未卜禘不視學欲學者之志優游縱暇不欲急切之也此視學謂

考試學者經業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告語欲使學者存其心使心憤口悱然後啟之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令其謙退不可踰越等差也又引舊記結上事 藍田呂氏云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功夫惟是敬之一事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舊說以宵爲小大抵經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咏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無所據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咏此心遂有

所據所謂官其始也於是乃入學凡在學之眾鳴鼓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乃發篋出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心都消了所謂孫其業也

嚴陵方氏云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紵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三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爲長者之事則爲躡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畧爾 廬陵馬氏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者有司而已旣禘而視學者是天子諸侯之事 橫渠張氏云官先事士先志

官謂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未官者先志觀其志之如何 長樂陳氏云先事者非忘志也急先務而已先志者非遺事也特在所後而已 烏程姚氏云此通是責成教者之辭恐非集說所謂先志所以明德先事所以親民之說若謂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七事下句皆學者之志則戾旨尤甚 京山郝氏云學不躐等鄭改學爲教恐非 松陵趙氏云倫序也引記言所事所志不外此大倫他日在官則施諸事所謂先事者先此也當今未仕則蓄於志所謂先志者先此也此皆責成教者必以是爲先也 納蘭氏云師道貴嚴威夏楚不可廢也故易曰發蒙利用刑

人以正法若廢法則無威而學者怠玩之心生矣則收其威者乃振收教者之威非收斂學者之威儀舊說恐誤集說所云仲秋視學攷之月令無其事豈據周禮大胥秋頒樂合聲之語耶

愚按王制祭統並云夏禘郊特牲祭義並云春禘以諸經攷之似乎夏禘爲正此言卜禘視學者大約在每年夏禘旣祭之後矣注疏錯認爲五年之大禘長樂陳氏錯認爲三年之吉禘金華應氏以爲禘者春祭之名且以月令每歲視學凡四爲證不知月令命樂正入學習舞習吹與夫天子帥三公九卿親往視之者皆視其釋

業大合樂之事而非考試學者經業也此視學
另是一事在夏禘之後非月令仲春上丁之視
學也應氏亦攷之未詳耳 宵雅肄三呂氏之
解雖勝於注疏然亦安知其夜所習者必是雅
也吾意竊有進焉宵夜也雅常也肄習也三當
作去聲如論語三思三復之謂言大學始教令
學者每於夜間常習其所學之業至再至三而
不自己所謂退息者是也管見如此姑存以俟
知者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疏云此與下二節論教學之道 山陰陸氏云正業

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絃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
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也新安朱氏云
注疏讀時字句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
意當以也字學字句絕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
居業晉江周氏云正業居學雖並言實重居學邊
正業非有外於居學但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
習曰居學耳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山陰陸氏云操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依

讀如字書曰聲依永 慶源輔氏云博依如陸氏之
說學詩然後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注謂廣譬喻非也
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而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
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蓋古之學詩者先學歌
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博謂有其聲者清濁
高下不一也先能歌然後能安之而求其義服事也
雜服謂凡禮之事如三千三百之儀是也 橫渠張
氏云古之教人必先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
則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第恐進銳退速
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樂學也興起也藝禮樂之
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於

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其學也

愚按鄭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非也當依輔氏爲是又鄭注興之爲言喜也歆也亦非也當依張氏爲是集說言退息時不能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樂學之學作五教反亦非也當依孔疏作耽樂爲是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疏云故因上起下之辭輔卽友也 延平周氏云藏者言其學之旣得者也修者言其學之未得者也息對游則息爲暫游爲久言安學而親師則知信道而樂友言樂友而信道則知親師而安學有所藏有所修有所息有所游則其所入者深故雖離師輔亦不反也輔也者蓋友有佑助之意 嚴陵方氏云學不求師則道孰爲之傳獨學而無友則道孰爲之輔故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旣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矣 禾嘉戴氏云敬孫則心有所守無從速之患時敏則敬修及時無自怠之失此所

以厥修乃來要之藏修息游四者不同其爲修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云夫然故能自小成而進於大成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小成也雖離師輔而不反大成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教必有正業以下厥修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以下 金華應氏云源考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畧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卽所習者經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於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

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註云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 疏云此

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 延平周氏云孔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願其所

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

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

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

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

也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

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慶源輔氏云呻其
佔畢所以形容其貌不顧其安所以隱其學而苦其
難也使人不由其誠二句所以終上句之義刑猶儀
刑之刑教之不刑猶言教不足爲人之儀刑也 烏
程姚氏云施與求皆主教者言教之所及曰施致望
於學者曰求施之於其所不願求之於其所不能學
者其誰與之佛字从亻从弗言人之所弗能也不作
拂字解隱退避也教者不善引其進故學者退避焉
非不自表見之說 平湖陸氏云此節皆與時教必
有正業相反而退息之居學其有無不必言矣集說
謂使人不由其誠二句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恐

非納蘭氏云使人不由其誠以教者言如集說不肯實用其力云云則反以學者言矣吳氏曰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也其說爲允

愚按集說以今之教者呻其佔畢爲一句多其詛爲一句言及其數爲一句雖本之舊說然讀之終不成文理竊意呻其佔畢句言但吟誦其所視之簡多其詛言句言徒多其詛問之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句及至也數音朔煩也煩也至於數進而問之而言之而不顧其學者之安與否則時教不有正業學者亦不能安其學

矣予初改集說如此及閱臨川吳氏所讀所解
亦然可謂先得我心矣注疏以數爲法象之說
晦庵以數爲刑名度數之數皆非是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
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長樂陳氏云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罔不釋則美有
所不增故禁於未發之爲豫所以救失於未然之前
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於可教之際故當其可以
學之之時而達其可以學之之業易所謂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以內則推之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
五出就外傅寄宿於外禁於未發之意也八年始教

之讓以至二十敦行孝弟當其可之意也學樂而後射御射御而後學禮舞勺而後舞象舞象而後舞夏不陵節而施之意也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相觀而善之意也教之所由興本諸此而已 新安朱氏云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永嘉戴氏云孫之爲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焉摩之爲言有切磋動盪之意焉人知豫與時之爲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爲教也益深 臨川吳氏云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

又教一事則爲順敘而不叢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教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工夫爲多 晉江周氏云此言大學教人之法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疏云此一節皆反上教之所由興此燕朋燕辟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發謂情欲旣生也扞謂拒扞也格謂堅強教之不復入也雜施謂教雜亂無次 永嘉戴氏云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耳時

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耳雜施而不
孫則固嘗施之矣而陵節而施之猶不施也獨學則
固嘗自學矣而不相觀而善猶不學也燕私昵之謂
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於
邪辟如師也辟之辟 慶源輔氏云燕朋則志有所
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辟則心有所馳故廢其學之業
愚按此二節皆屬教者身上說相觀而善是教
之相觀獨學無友便與之友乃是不教之故至
於燕朋燕辟得以乘間而私昵之亦無非不教
之所致也講義謂教之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
教之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殆非是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嚴陵方氏云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若孔子循循善誘所謂道而弗牽也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強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達也長樂陳氏云君子之教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

延平周氏云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暴強而弗抑則易而不艱開而弗達則思而不殆君子之教人常欲其所得勝所聞故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吳江徐氏云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烏程姚氏云教喻喻字極下得好喻有不言自契之意凡教貴喻以不言不專在論說上下文曰罕譬而喻曰博喻通是此喻字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註云此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 東萊呂氏云大抵治學者之病須是先知他病處所謂學者

四失隨其氣稟厚薄清濁判斷不出四端多寡易止
四者所爲心之莫同也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
其失也 橫渠張氏云多過也寡不及也易輕易也
以爲易知更不復研究止畫也苦其難而不進 嚴
陵方氏云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於
內然後可以救其失於外也人之性莫不有善苟無
教以長之則善浸以消人之心不能無失苟無教以
救之則失或爲害 山陰陸氏云長善而救其失將
順其善而匡救其失也 慶源輔氏云必知之言不
可不知也不言失之而言失則者蓋多寡易止有時
爲當然若一於此則爲失也故云則焉博之失則多

陋之失則寡勇之失則易愚之失則止內有所溺然後失形於外不正其心而治其外未之能也失由心生善本性有教人者長其固有之善而已救其失則非知其心有所不能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疏云此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師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新安朱氏云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東萊呂氏云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澈未嘗不達教者之言甚微然而淵深粹美其味無窮罕譬而

喻大抵畧爲之喻使學者自得於意言之表 延平
黃氏云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
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
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松陵趙氏
云莫將達臧喻作學者說可謂繼志仍歸善教 東
海胡氏云繼非繼續乃脗合無間意善歌者教人以
歌必使人聲與己聲相合而能繼其聲以況善教者
教人以道必使人志與己志相合而能繼其志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
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疏云此明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故宜
慎擇其師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
無不擇師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長樂陳氏云學有精麤則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
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
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君
子知至學之難易以至能博喻所謂克明也能博喻
然後能爲師所謂克類也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所謂
克長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所謂克君也 嚴陵方
氏云師有道者長有位者君有土者指其人則曰王

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 新安朱氏云能爲師以教人則能爲君以治人是故擇師不可不慎 永嘉戴氏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惡可不慎擇其人哉三王四代皆以擇師爲重況其下者乎 崑山顧氏云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太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子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愚按君有教人之道惟師亦然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唯其學爲君之道故師嚴而道尊嚴陵方氏讀學爲教謂君亦師之所教非其旨矣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疏云此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不當其位則臣之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陵方氏云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此篇有曰大學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云此一節爲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

愚按嚴師者言師教之嚴也嚴師爲難者言嚴

師之難其入也不作嚴父之嚴講惟嚴師爲難
天子所以尊之若作尊敬解經何不曰尊師而
曰嚴師耶依註疏與集說而曰尊師爲難師尊
然後道尊有是言乎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
半又從而怨之

疏云此與下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
延平周氏云善學者不自以爲功不善學者不自
以爲過 廬陵馬氏云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
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故其爲教也長善而已不
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 慶源輔氏云顏子曰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嚴陵方氏云以其有功於我我故庸之

愚按鄭註庸者功也功倍是學者之效庸之是歸功於師怨者怨其師不能自怨也功及於半又從而怨其師終於不善學而已矣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延平周氏云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 永嘉戴氏云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
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爲功疑思問問思難故問
者進德之階也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待問則問答
無益也 嚴陵方氏云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
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木必荼
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
者亦相說以解矣 慶源輔氏云今之治木者猶然
柔者旣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故曰相說以解說音
悅恐非 橫渠張氏云善待問者如撞鐘鐘未嘗有

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 福寧黃氏云待其從容待字正與待問待字同待其從容謂如鐘之待人從容擊了然後徐鳴不歇有有餘不盡之意此最善辟今且以鐘驗之急擊便無餘韻從容擊則尾聲自然柔揚不絕不待人問了便說義理便不盡必待問盡方說義理便盡故不曰善答問而必曰善待問 烏程姚氏云進學在善學善問又在善待問之人此兩節說善學不善學善問不善問又及善待問不善答問者教學之事亦略備矣故曰此皆進學之道也 納蘭氏云

註疏以從爲春固非然集說不疾擊之之說亦未爲得蓋待其從容之其與下盡其聲之其皆指鐘言則從容應爲鐘聲之餘韻猶瑟之鏗爾也朱子云從容鐘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斯言得之矣

愚按如攻堅木如字直貫到相說以解如撞鐘如字直貫到然後盡其聲皆取譬不見正意說脫古字通用易用說桎梏詩女覆說之禮記說驂說髦說劍說轄之類皆作說輔氏之說是也先儒以相說作相悅或作說話之說以待其從容作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俱在教學身

上說俱非是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疏云此論教者不可爲記問之學 嚴陵方氏云記者得之言而非得之心問者資諸人而非資諸己是特學者之事若夫教者則得之於心而寓之於言取之於己而傳之於人者也必也聽所問而語之乎夫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永嘉戴氏云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爲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爲是故闔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

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啟發之功力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爲不棄也

李氏云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臨川吳氏云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 松陵趙氏云問不在口聽不在耳此際有神行其間玩不能字然後字及雖字可字正是他一心貫注迎機善聽處力不能問句最妙想着他心中了了指下難明時候當此忽地棒喝一下真如大地黃金長河酥酪矣語而不知亦是聽者想他如此舍之者欲其再上蒲團重新面壁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疏云此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良善也冶謂鑄冶也積世善冶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完好故能學爲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成裘也爲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軟撓之以成箕也始駕馬者明新習者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

駕之則不復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
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
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矣 慶源輔氏云君
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爲箕裘之業馬之子異
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
有志於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爲之事也可以勉之之

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
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
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永嘉戴氏云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爲學然察於萬物

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爲此教者所以貴於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爲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之隆殺非師則不明其制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耶

嚴陵方氏云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

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
得其親而疎矣以鼓況學以水況師五聲以之況五
官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松陵
趙氏云不於有當處認真而於無當處觸解此正學
者知類通達之妙鼓水等皆假設之辭今使叩人於
君臣父子之際貌言視聽之間疾師親師興學廢學
自然有別及問之當身亦不知何以如是豈非於無
當處有極相關者乎 師學二字是一篇眼目宜以
鼓水作興他如鼓水爲物師學爲類及比物爲學醜
類爲師等解俱不可從

愚按疏家以金木水火土之官爲五官謂學先

王之道非止於一官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其說不然當以永嘉戴氏爲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祭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疏云此論學爲眾事之本記者引君子之言也 嚴陵方氏云大德不官不拘於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於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於所期也大時不齊不拘於所遇也惟其不官故無所不官惟其不器故無所不器惟其不約故無所不約惟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爲之本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

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眾流而已故總以爲祭川焉
孟子言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以祭川
況務本固所宜矣 永嘉戴氏云官如禮樂明備天
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器不約如上
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
造本原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於本源之
學自教學而至於罔覺自文章而至於不可得聞前
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河流入海三
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
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爲教則一也 京山郝氏云
祭先河而後海學先本而後末也河流不息故爲源

海納河流故爲委委下也聚也海在下爲水所聚也
松陵趙氏云此一篇學記結穴處教學爲先其得
力全在此本字無可指明中庸曰大德敦化大卽其
本官器約齊便小便是末耳 人只知此節是指箇
本字與人看不知却是指一先字與人看前言教學
爲先又曰先事先志此正影出教學之道務本爲先
使人知教學有着實下手處此是一篇大結局化民
成俗本立而道生也 烏程韓氏云爲學莫先立志
志不立學必無成故言志於學又言志於本察卽是
志非察而後有志也務字只在先字上見如何見得
河是海源此正從察處得來察而後知所務兩者並

重自是知行合一之旨 此篇純是逆局從教說到
學從學說到本說學處固是責重君身卽說教仍句
句責備教者此其所以能化民成俗也若認做立學
教民將學字說箇國學末數節認做泛言爲學之道
正於通篇脉絡未曾理會

愚按孔疏大德謂聖人之德大道大信亦屬聖
人而忽於大時屬天時殊覺別調

禮記集說卷十九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樂記第十九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案藝文志黃帝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

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竇公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作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與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河南程氏云禮記除大學中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 浚儀王氏云致堂胡氏謂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攷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
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爲一書而
不果成夏杞殷宋之歎是也 福寧黃氏云記人以
樂記名篇宜若專言樂也其多與禮對舉而互言之
何也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
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
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此得其序而
後和禮先樂後之道闕一不可者也故篇以樂記名
而禮必對舉而互言之也學者最宜詳玩 京山郝
氏云或曰禮經有儀禮周禮樂經全亡愚謂禮樂皆
未亡也周禮儀禮皆非經也記所言多禮經之義而

樂在其中使禮樂偕亡斯須不可去者湮滅無傳則世道毀人類盡矣天下何緣復見禮樂哉夫經常道也聖人傳道不傳器言經不言緯道者亘古不易而器者隨時變通經者總持大常而緯者隨事附會也故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言樂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噉如繹如以成可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此聖人禮樂明法傳經之要旨三德五倫視聽言動威儀文章之爲禮國風雅頌鐘鼓干戚五音六律之爲樂昔人所傳今人所習孰非先聖之彝訓安在其爲無傳也人心者禮樂之林聖人以倫常爲禮官以性情爲樂府邊豆陳設

之數吹竹比黍之律古今不同器先後不同時官有
典守家有私業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因時損益今
樂猶古耳豈必盡舉已陳之數而後爲樂存乎今不
求其本講其器數及淫哇邪僻則曰古制不傳豈古
制不傳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故禮樂非二中正卽禮
和平卽樂樂洽禮也恆人樂放縱而憚檢押故古聖
言樂卽言禮詩三百皆以稽治亂考得失故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禮也世儒援詩補樂樂無專
經自古爲然記樂於禮先聖之微旨也篇內所言本
諸人心通之治道帝王不相沿刑政軍旅無適非樂
此聖人可知之義而世儒徒以不詳舉器數爲恨今

使黃帝伶倫復生手製六管尙在時運有古今氣數
有升降亦未必吹之而八風應矣至如瓠巴之鼓琴
師曠之歌風師涓之寫音奇怪要眇皆後儒緣飾爲
緯器非易簡可知之道若云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彼
以聖人至德非以簫韶九成也不然春秋韶樂尙在
孔子常三月聽何獨鳳鳥不至乎天下容有有是理
無是事者有是理者神之所會無是事者形之所格
也故心之所能思者手足不能到造化與人事其一
者不可二其二者不可一知此者可與言禮樂聖人
之言禮樂言其可知者耳記所以爲有得也 晉江
張氏云宋儒之學多本樂記樂記有人有血氣心知

之性宋儒遂有氣質之性之說樂記有滅天理窮人欲之說宋儒遂爲存天理遏人欲之學樂記亦非漢儒能作 平湖陸氏云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二語足以括之 海寧呂氏云謂樂記爲孔子所傳者非也孔子所定之禮樂俱不傳其在魯所正之樂止傳雅頌之樂章耳說者謂樂無專經而樂記附於禮記始見聖人之精意微言不知俱漢儒所輯觀篇中魏文侯與子夏問答文侯非孔子同時知非孔子書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註云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疏云自此至王道備矣論樂本五聲以清濁相次五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眾聲和合謂之音于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中樂爲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 長樂陳氏云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感於物而動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

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唱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

無名氏云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下之不類變由是而生矣宮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

商之應者羽也而不止於羽宮倡而徵商角羽迭應以變商倡而羽角宮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隨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爲金石爲草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爲絲竹爲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回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爲音 慈谿黃氏云自此至而出治道也言樂由感物而動人君當謹其所以感之者 吳江徐氏云此言樂之大概始於人心終於樂器如此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 晉江周氏云此是樂記開章第一義大概推樂所由生是

從樂說到心人心之動以下是從心說到樂凡音之音以樂音言物卽下得喪順逆等動卽下哀樂等聲卽下嘽緩等但只該渾說聲只是言語變有無窮之變方又有一定之體矣當作三層看比音二字兼下樂之及干戚羽旄樂之謂八音之器以聲言干戚羽旄以容言聲容具舉斯爲樂矣 松陵趙氏云首揭人心二字以明立樂之本見由人心生者乃可以治人心也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未感之先喜怒哀樂無着時天地間中聲源頭正可從此處想出由心生者正從這裏生也物字該得廣世之盛衰政之得失凡感於外觸於中者皆是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疏云此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
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故曰音之所由生
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
外境也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
嚴陵方氏云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
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

六者之別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於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行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疎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無名氏云：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烏程姚氏云：哀樂噍

殺等字方氏極體會得好但六個以字較未發揮耳
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徒直而又方也然其
方却又自直中出也其直又直至於方也愚謂此六
以字亦宜如此體貼 性生理也生理在人心原無
哀樂喜怒敬愛却隨所感觸而哀樂喜怒敬愛形於
聲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如此六
者皆物也物理具在性中曷云六者非性曰性非物
也能物天下之物然方其未感時性自若耳及其有
感亦隨物以應之已耳性之爲性亦自若也是性原
非物而六者原非性也下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云
云是此二句注疏 晉江周氏云樂卽聲容本卽樂

之本也不就音說下六聲與噍殺等只當人聲不可當音字看六个感字乃感動也卽末句動字與感於物感字不同中十二句且先說個人心末二句方說感於物正見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樂是常久之懽喜是一時之悅六者以喜怒哀等言不兼噍殺等語 武林顧氏云此節只重其本在人心一句哀心感者十二句說人心所感不同而聲亦隨異實實的道理六者二句乃總明人心之感於物情狀如此正見得爲樂之本惟人心感物後動故先王慎之慎字鄭重乃他中心無限詳審無限愆飭下都是慎處 松陵趙氏云其本其字指樂本對末看音是樂之末

心是樂之本哀心數句重感不重聲感是感而動者與感物感字畧差止說人心之動如此至末句方出物字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着喜怒哀樂便非性矣節末繳出樂本於心來言心之感物如此由是形而聲變而音合而樂率本於此樂本人心於此可見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長樂陳氏云禮樂者刑政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慎所以感之故禮自

外作而道其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其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爲終始故也 嚴陵方氏云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壅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而出 金華邵氏

云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僻邪侈日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烏程姚氏云志難持故下个

道字聲或乖故下个和字行不齊故下个一字姦易
萌故下个防字道則使知自道也和則使無不和也
一則使皆齊一也防則使無可防也注道其志之所
行和其聲之所言似畫蛇添足 極字卽書皇建其
有極極字蓋禮樂刑政四者皆治法也總歸皇極之
建是治本也治本立於上而治法備於下則其所好
惡必與民心同而治道從此出矣是謂慎所以感之
者 松陵趙氏云同民心須與人心生句有關蓋人
心爲作樂之本而慎感又爲正人心之本此論樂窮
源極微處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疏云上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明君上之樂隨

人情而動也

長樂陳氏云前言變成方謂之音此

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方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而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 嚴陵方氏云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

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昔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
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
世之亂世亂由政之乖乖者相悖而逆之謂人哀而
思者由國之亡國亡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
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
所以與政通也 烏程姚氏云首二句又是一提掇
語承上而起下上云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分
明是个情了此故云情動於中上文云聲相應故生
變變成方謂之音此云聲成文謂之音成文而可聽
卽相應生變而成方也其政和民心必安以樂其政
乖民心必怨以怒其民困民心必哀以思故其音隨

之聲音之道與政通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語意相承然一字煞重一字道由也聲音之道謂聲音之所由也觀聲音之道與政通則禮樂政刑不可不慎其所感矣此句是承上語而足其意然君臣民事物其綱也不得其理禮樂刑政之謂何此句又起下語而發其端 武林顧氏云通節單重與政通上聲音都在民間歌詠看所謂鞀鼓頌而商盛麥秀歌而殷墟兔置咏而周王黍稷嘆而周衰故曰通矣仍是要人慎感底意思 松陵趙氏云前言人心生是推音所由生以見樂之有本此言生人心是言生動自在人心以見政之相通前以所感言此以感於人者言生

人心三字便可會出通字意蓋情之所以動者乃心之所以生政之所以通也須想情如何動此中却有个道理道字有精神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註云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懣敝敗不和貌 疏云

此論五聲之殊所主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鄭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

故爲君也商屬金七十二絲次宮如臣角屬木以其
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
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爲劣比事
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
絲聲清故爲事羽屬水用四十八絲最處末所以羽
爲物也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
敝敗矣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
亂則其聲欹邪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角
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
哀苦由徭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傾
危由君賦重民貧乏故也迭互也凌越也五聲不和

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滅絕也無日言
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長樂陳氏云宮商角徵羽
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
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
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
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
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
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
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
好禮而節之之義也 講義云治生於敬而失於慢
方慢之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

拾古之人君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
言迭相陵謂之慢其有旨哉 福寧黃氏云上五者
不亂指君臣民事物言怙憑指樂言先人倫而後樂
音平政以和聲也下五者皆亂指宮商角徵羽言迭
相陵謂之慢指君臣民事物言先樂聲而後人倫審
音以知政也 烏程姚氏云上只說音字不曾說出
五音此提宮商角徵羽來隨貼爲君爲臣爲民爲事
爲物見一音各主一事五音之克諧在五事之各得
其理也不然未有不至於滅亡者可畏哉而奈何不
慎所感也語意極聯絡而懇惻商角徵羽旋相爲宮
皆統於宮也臣民事物待命於君皆統於君也此立

言者之外意宮亂則荒云云是分言之辭五者皆亂云云是合言之辭然一亂則胥亂矣要識得

愚按崔氏謂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禮書以爲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

徵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
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
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
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
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
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二說皆精學者
亦不可不知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疏云此論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
之音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

比於慢同前之慢也君政荒散民自流亡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烏程姚氏云此一節正證滅亡無日 納蘭氏云鄭註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孔疏濮水桑間一處而皆引師涓靡靡之樂爲證集說從之愚謂桑間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卽衛靈於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間之音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者蓋衛國自宣公宣姜淫於上而世族在位亦至於相竊妻妾未幾遂有狄入之禍後雖賴齊桓攘

狄衛國無恙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集說從鄭以桑
間與濮上爲一非矣或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
以合於韶武之音刪後豈得有桑間亡國厠於其間
不知詩之入樂者大小正雅三頌二南及豳風七月
餘不過使樂工存肄以備鑒戒耳未必盡用之於朝
廟賓客也左傳鄭七子所歌本國之風蓋斷章取義
以明其志然其甚不類者亦見譏於聘賓矣誰謂桑
中非桑間也哉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
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
子爲能知樂

疏云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
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極隆之旨 長樂陳氏云樂
爲音之蘊音爲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
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
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
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
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論倫無患以
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
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
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
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

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知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嚴陵方氏云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眾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金華邵氏云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爲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

倫理通禽獸知單出之聲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無名氏云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

烏程姚氏云此又一提掇聲音與政通卻生於人心樂本聲音來却通於倫理知得倫理方知樂知樂則幾於禮是謂有德甚哉樂不可不知也倫理非他君臣民事物各得其理之謂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正是此倫字不止事物之倫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怙

懲之音五者皆亂則有滅亡之禍樂誠通於倫理矣
知得樂通倫理則君臣民事物必令各得其所而後
可也欲令各得其所禮樂政刑可不建極於上乎是
則先王之慎所以感之者語意極照應血脉極聯絡
松陵趙氏云首二句不開正揭出人心二字以見
倫理所由通也通不止相通已該治意禽獸不知音
無人心故也眾庶不知音無倫理故也此二語極爲
提醒跌出君子來君子正下文有德之稱唯其能盡
人心全倫理是以能知樂也知樂工夫全在下文審
字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

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疏云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主政善樂和音聲皆善治道備矣 嚴陵方氏云聲雜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廬陵馬氏云禮樂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爲用和以中爲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矣幾者近而未至之辭夔之達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

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謂之有德者禮樂皆得於身
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淺聞單見之所能知故
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則是
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金華邵氏
云唯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爲噍殺之音
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爲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
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
和樂興焉審流僻邪散狄成滌蕩之音則知淫樂興
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
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
樂以知政也 晉江周氏云至治道備是知樂至幾

於禮是知禮治道備只明其道不可屬行不知聲四句只覆說上以起幾禮之意禮樂皆得以下是卽其知樂以幾禮而因言其有德也禮樂雖平當重樂上總見樂通倫理惟君子能知之 松陵趙氏云審者窮源測流全在人心感物時討究來歷故直從聲上審起正審夫心之所由動也心之所由動卽理之所由出一審則無所不審而治道備於其中是卽所謂禮也幾者精微之極全從審字來蓋辨之極詳而於心於理實有所得矣故緊承皆得得者理無不明倫無不盡實能有得於身無愧君子之稱也 前皆言樂至此節落出禮字篇中往往互見者禮樂同原同

此人心同此倫理也此正論樂入微處 烏程韓氏
云此節單跌出得禮字趨重禮樂皆得自此至禮樂
云禮樂並粘總是申釋此語 德字一篇主眼 山
陽彭氏云知樂專爲通倫理而倫理之森然秩然處
便是禮曰幾則不但知之至和卽至序幾幾乎卽樂
卽禮正見知樂之爲全功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
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註云隆猶盛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

也大饗以腥魚爲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涪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長樂陳氏云德爲禮樂之本禮樂

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尙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性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尙立酒俎尙腥魚豆尙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尙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 嚴陵方氏

云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仲尼燕居曰升歌

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朱
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而一唱三歎是所以有遺音
歎於立酒言尙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尙矣於腥魚
言俎則知立酒在尊太羹在豆矣於太羹言不和則
知立酒之不厚腥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
則爲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言食饗後曰
大饗何也饗雖以食爲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
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烏
程姚氏云此承禮樂皆得來故說樂非極音然自有
遺音禮非致味然自有遺味要在自得之耳一唱三
歎注一唱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

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不知此有遺音是唱之
音耶抑和之音耶若唱之音此瑟一鼓那就有不盡
之音若和之音則和在人聲與此瑟之鼓無與也何
謂有不盡之音且本文是歎字決不當作和字解愚
再三思之唱者音之倡也疑卽今曲之引子乎嘆者
音之咏嘆淫泆也疑卽今之曲繼引子以後之轉調
乎記者意若曰此音之比於瑟者初時一倡耳繼而
咏歎淫泆亦不過三耳音節何甚簡畧哉乃太和之
音寓於此倡歎之中煞聽之有不能盡者是謂有遺
音耳一倡引而咏歎繁多煞無可聽是無遺音一倡
引而咏歎簡少煞有可聽是有遺音

愚按此食饗是二事皆謂之大饗兼饗帝饗親
與大饗諸侯兩君相見而言非止祫祭先王已
也鄭注但言祫祭失之漏矣 遺音遺味劉氏
曰遺猶忘也棄也清廟之瑟貴其德而忘其音
意不主於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
不主於味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
味言弗盡其味熊氏曰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
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又一倡三歎自是清
廟鼓瑟之節集說曰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
者少諸說皆非還依鄭注爲是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疏云玄酒腥魚太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嚴陵方氏云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好惡是爲人道之正矣 金華應氏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
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
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
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慈谿
黃氏云自凡音者生於人心至此承上文審樂知政
以及於禮遂言禮 烏程韓氏云此原制禮樂之意
教民一篇大旨著其教成其教總在此生去

禮記集說卷十九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樂記第十九之二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史記
已作天理滅矣

慶源輔氏云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
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
湮滅之實未嘗亡也 金華邵氏云感物而動性始
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率
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

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在好所怒在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作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爲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卽人道之正也 慈谿黃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指性之本體未感物者言之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所以明感於物而動之機也物卽上文感於物之物知者指血氣心知之知物至其前而知能知之合其性之欲則好違

其性之欲則惡此好惡所以形也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
之所以失也天理卽指性而言變性言理理者天之
所賦而具於性者也知者我之知而曰誘於外者我
之心知誘於外物非知在外也於斯時也人能反躬
而求則人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則誘無得而惑焉
故特言不能反躬而天理滅所以警切之意深矣

自此至王道備矣言人由感物而動好惡無節極而
至大亂之道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 烏程姚氏
云知知之知是知之本體雖接於物實無物也知誘
之知則通是物誘失却本體之知矣知如鏡然鏡未

着塵隨至無所不照是物至知知一着塵染日就昏翳失其光明是謂知誘於外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史記作佚非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疏云物既眾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所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自然之天理而窮極使然之人欲也 長樂陳氏云天理滅則人之良

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僞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泆作亂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爲強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爲衆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爲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爲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此大亂之道也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僞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烏程姚氏云人化物三字極妙人所異於物者謂有此天性之知能應物不爲物所誘耳爲

物所誘則人亦化爲物矣故緊申說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句嗟乎人欲何窮之有哉天理制却不敢窮是欲是稱人焉耳滅却天理去窮人欲何時了得名雖爲人實無異禽獸此發明人化物三字極透徹滅天理而窮人欲總根好惡無節來故緊承說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嚴陵方氏云制禮所以爲之節也樂則所以爲之和也總曰爲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爲之以節

也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鐘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 長樂陳氏云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 金華邵氏云先王制禮樂以爲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制爲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

之正制爲鐘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意如此 晉江周氏云節字承上好惡無節來衰麻哭泣四段正人爲之節之實 烏程姚氏云八爲之節是節其好惡之情然喪紀安樂男女交接其大者故承說云云 烏程韓氏云原好惡失平在於無節跌出人爲之節洗發先王教民妙旨

愚按射鄉食饗是四事注疏射鄉大射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長樂陳氏因謂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

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
舉而侯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
男如之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竊意不盡然射
不止於大射與卿大夫之射鄉飲酒亦不止行
於射時饗饗禮若饗帝饗親饗諸侯兩君相見
之類皆是食食禮若口食大夫秋食耆老之類
皆是交接兼幽明而言亦不止於交接賓客而
已蓋分言之則饗是饗食是食合言之則饗之
中亦有食如聘禮口與賓壹食再饗聘義饗食
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是也註疏旣不分明
集說亦置而不論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嚴陵方氏云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

馬氏云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

禮節民心樂者導人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爲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

而其實則一也 金華邵氏云用禮樂者先王之本
意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
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烏程姚氏云前云禮樂
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言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可見王者之治不出
此四端慎所以感此者慎此而已人爲之節者節此
而已故反覆言之而不置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疏云此以下爲樂論凡四段此與下節爲第一段論
樂與禮同異 長樂劉氏云樂和上下所以爲同禮

別尊卑所以爲異同則遠邇欣服故相親異則大小
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
節則離析而不通 新安朱氏云禮勝則離樂勝則

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樂
纔勝些子便是流知其勝而歸之中卽是禮樂之正

慶源輔氏云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
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
飾其貌樂勝則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禮
勝則離矣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不可
金華應氏云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
流離者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

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爲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好惡著則賢
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
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云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
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
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以陳而貴
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
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因禮樂以
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眾棄之
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

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
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
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
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
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
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
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
之助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嚴陵
方氏云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
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別也上言不肖而下言
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

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云公以七爲節侯伯

以五爲節子男以三爲節此等之之迹也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此別之之類也於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爲治畧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爲治之畧民治行則爲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爲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

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烏程姚氏云上分政
刑爲二此合政刑爲一此下更不復及政刑蓋政刑
特輔禮樂之具耳移風易俗其必由禮樂乎故以下
專言興禮樂事。武林顧氏云義立文同正是合既
離之情飾旣流之貌處好惡著五句又是以法輔之
於外仁愛義正是法輔禮樂之內有一番真懇到真
裁制以洗流離之根步步着緊通主治民上看不曰
治民而曰民治可見禮樂互用親敬一原乃民自然
之治特至此無不行耳禮義二字只當條件樂文二
字如後章異文二字。松陵趙氏云憑他說禮樂同
原畢竟猶落痕迹此直揭出仁義歸到禮樂根原何

等渾融透徹連禮樂都不必說了從來救禮救樂等字最厭今悉去之 烏程韓氏云好惡政也好惡著上之好惡平也仁義爲德標名相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註云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疏云此與下節爲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而禮行也 張氏云出猶生也爲人在中和有未足

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爲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延平黃氏云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

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
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大樂所樂者性也故
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
至也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
復何爲哉此所以揖讓而天下治 金華邵氏云中
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簡必易又推其
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
和爲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
一性之中爲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
簡乎 晉江周氏云首二句是制作之本次二句是
和序之體大樂二句是和序之妙宜相推歸重易簡

上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長樂陳氏云樂不至不可以言至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 嚴陵方氏云至則無以復加之謂天下之人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矣暴

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而安天子不怒而威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以敬四海之內此皆天子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廬陵胡氏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樂達禮行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云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 晉江周氏云上節是禮樂之本體其妙如此此節是治效之大也樂至禮

至不作感化所至只言易簡爲禮樂之至揖讓句是打轉無怨不爭禮樂之謂是打轉禮至樂至蓋必揖讓而治然後爲禮樂之至非揖讓而治由於禮樂之至暴民不作以下言樂至無怨之實合父子以下言禮至不爭之實 武林顧氏云樂達說箇天子不怒禮行說箇天子如此明白重在天子身上禮樂非天子不敢制作亦非天子不能大而至 納蘭氏云合父子之親所謂立愛唯親立敬唯長也以敬四海之內卽書所謂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也兢兢然守此禮節而推廣之是之謂敬集說引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上之說以亂之固非嚴陵方氏謂四海

之內皆相敬者亦非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
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
內合敬同愛矣

疏云自此至述作之謂也爲樂論第三段此與下節
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
也 長樂劉氏云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
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
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其宜節故郊
社必根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
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內

莫不合其敬以爲義同其愛以爲仁矣 長樂陳氏
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
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
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
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
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
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
之文也合情節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

馬氏云百物不失者言其和之意也祀天祭地者
言其節之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

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乎彼 河
南程氏云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云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
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在幽
則有鬼神 新安朱氏云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
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金華應氏云首言出
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太和極
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刑政亦
餘事耳大者贊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
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行並運不可以差殊先後觀

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眾見其小大
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尊見其
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而不散鬼之歸也樂
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
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
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各有管攝其分不
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見其可以相有不可以相
無也唯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
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福寧黃氏云禮樂在人身
上出何以能贊天地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則
天地之理已悉職在吾身故吾之禮樂皆天地之理

而天地者乃吾禮樂所自出之源頭也此吾身之禮樂實與天地相關故感應之機甚速卽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道細玩之自見 晉江周氏云同和同節只論理之合無贊字意和故百物二句方是贊助化育之功正見同和同節處祀天祭地非謂天神降地祇出之謂蓋禮能辨別天地之尊卑故因天之尊因地之卑而制爲祭祀之禮使天地各安其位也明則二句承上文言禮樂之理同鬼以天地之節言神以天地之和言蓋禮樂之功旣與天地相同則其理亦無不一矣四海之內二句言禮樂之教行就於配天地上見得感人心

處不可把感人心認在配天地之後 松陵趙氏云
明幽二句文平意側如祭統外則盡物內則盡志語
氣若曰明有禮樂方纔幽有鬼神故緊接如此二字
以見禮樂之功直至於萬物育天地位豈四海之內
有不合敬同愛者乎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長樂陳氏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
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
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禮雖殊
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乎

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
周旋褻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
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
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
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禮樂殊事而同道
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太宰以禮典和邦
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
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
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
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沿也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

殊矣及其至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延平黃氏云合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愛敬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

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
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
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爲趨時而後有
事故事與時並爲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烏
程姚氏云事與名通本沿禮樂之情泛泛說不宜分
貼禮樂 武林顧氏云情同卽上情動於中情字孩
提稍長無不知愛親敬長只此真情明王禮樂相沿
亦只此真情事與二句正指情同相沿處 松陵趙
氏云情同二字爲一節主腦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

史記作
誠信

俯仰綴

兆舒疾

綴史記
作綴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

也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也

疏云此與下節申明禮樂之器與文並述作之體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鐘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簠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爲器也口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耦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升降

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褻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嚴陵方氏云：鐘鼓樂之大者，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褻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畧見於此矣。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嚴陵方氏云：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下言述作，何

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爲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爲之序

馬氏云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 慶源輔氏云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

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云荆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

□氏云明聖

之名豈易得哉唯盡述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慈谿黃氏云上節

言禮樂之文此言禮樂以情爲本而文其情之爲飾也 福寧黃氏云情文如形影原不相離何以作者專言情述者專言文也蓋情深而文明故作者主情然言作則文自該若述非得古先遺緒則修纂無因故述者主文然言明則非反情和志比類成行次乎聖者不能也然則其情亦自該之矣此互見之義也

烏程韓氏云述者述天地非述前王所以興禮樂
說明於天地明則情文皆明矣 明聖爲有德標名

相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疏云自此至與民同也爲樂論第四段此申明禮樂
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長
樂陳氏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交通而成者天地之
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以春夏先秋冬後者
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 嚴陵方氏云和則統

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眾則曰羣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祇以爲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爲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興言之延平黃氏云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僞也非真禮樂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云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矣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葉氏云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福寧黃氏云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和序天地皆有者也何以下言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又以禮樂分屬天地哉蓋天地理一而位殊故以其理而言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故能生成萬物故言天必及地此所以先統言天地之和序也若以其體而言氣含天地之和然上行於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於和爲切故

聖人於仰觀而有感質含天地之序然下凝於地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於序爲切故聖人於俯察而有感
故各言天地而理自相通也此所以後又以禮樂分
屬天地言有異而意同也細玩自見 興字如中興
之興不作作字看謂聖人制作禮樂本於天地後人
要去興舉那禮樂使無廢墜必明於天地之和序始
得全是教人探本之意今人把作作字看者非 晉
江周氏云首二句泛論禮樂之本未涉制作上百物
皆化二句專言天地之和序以明效法之所本樂由
天作二句方實着制作上說以見其本於天地樂言
天禮言地互見之也過制二句起下文意過制過作

含有不明和序意暴亂便見不能興禮樂明於天地
二句則見聖人能制禮作樂者正以明天地之和序
也興禮樂中有贊化育意 武林顧氏云此言禮樂
盡天地之情歸重過制二句從來都說和序不曾說
不可過到此發明制作緊要道理禮樂卽天地和序
和序卽生成不過法天地以制作者全要防其過處
明於天地亦宜明得天地之和無暴序無亂底理方
能爲制作本明字深微 烏程韓氏云由天以地緊
照兩過字正是其明處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史記中正無
作客

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疏云此與下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 長樂
陳氏云樂有情有文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
焉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懾之
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
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
也樂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僞非禮不去誠至則中
正僞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豈不爲禮之
質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
莊以敬是外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可
極順焉是外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
順乎其內則因物以裁之而已豈不爲禮之制乎

嚴陵方氏云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
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經曰樂節喜則發爲欣可
知又曰樂合愛則發而爲歡可知經曰禮以制中此
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
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禮相敬則形而爲莊可知
又曰禮極順則形而爲恭可知 延平周氏云論倫
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無邪者言其中
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
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載故曰禮之制也 馬

氏云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質者制之所
立而制者質之所行 金華邵氏云情實也官職也

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 烏程姚氏云明天地能興禮樂然未達禮樂之本旨將如何明天地故舉樂之情官職制詳言之論與倫協而無患所謂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此樂之本情禮本大中本至正本中正而無邪此禮之本質欣喜歡愛四字細分之少別而總歸一个愛字莊敬恭順四字細分之亦少別而總歸一个敬字合敬同愛上文已明言之矣 松陵趙氏云此又揭出官制二字以明作述之原見非致中和修己以敬之聖人不能與於此 納蘭氏云先儒諸說絕分明集說不采而取劉氏既以情質屬之禮樂官制爲在人

語脉支離復以論倫爲辭足論而音有倫與下文施金石越聲音相礙非經旨矣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以史記多字與民同也

長樂陳氏云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坏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

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
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
鬼之禮小宗伯掌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
川鬼神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
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
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祇之類舉矣於小祭祀
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
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
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
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禮樂之用先王之
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夫

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 松陵趙氏云此言禮
樂器文之用必本此官制之意以與民同也則此二
字緊照官制說同不對獨乃與民同見此愛敬之情
也要歸到合敬同愛之同乃得

禮記集說卷十九之二